

圖書與書圖

第三輯
目錄專號

孔氏六帖卷第一		天一	地二	日三
月四	星五	律歷八	明天文六	
晨夜七	雨十一	雪十二	律呂九	
雲十	霞十四	霰十五		
風十三	雹十七	虹十八		
雷十六	霜二十	露二十一		
天河十九	水二十三	火二十四		
霧二十二	塵二十六	叙四時二十七		
灰二十五	夏二十九	秋三十		
春二十八	寒三十二	熱三十三		
冬三十一				
陰陽三十四	元日三十五	人日三十六		
正月十五	三十七	晦日三十八	社日三十九	
中和節四十	寒食四十一	三月三十四		
五月五	四十三	伏日四十四	七月七	四十五
七月十五	四十六	九月九	四十七	歲除四十八
閏月四十九	臘五十			
天		無親		
天以無言為尊		不私於人		
無親		天道		
於上者謂之天		日月星辰之主		
之道在生植		天以陽為主		
萬物之始		天道亂而		

(12.9cm × 17.9cm) 本刊州泉通仲韓年二道乾宋

月四年六十六國民華中
行印社版世復史文

龍龕手鑑平聲卷第一

釋行均字廣濟集

金音居第一

如隣

第二

語

第三

軒

第四

息林

第五

所

第六

車

昌逆

第七

布

第八

第九

莫

第十

都勞

第十一

於

第十二

希

第十三

示

巨

第十四

求

第十五

第十六

疾

第十七

武

第十八

分

第十九

章

第二十

皮

符

第二十一

南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方

第二十四

武

第二十五

侯

第二十六

徒

第二十七

舟

織

第二十八

莫

第二十九

第三十

居

第三十一

居

第三十二

居

第三十三

布

第三十四

矛

莫

第三十五

戶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職

第三十八

居

第三十九

徒

第四十

年

第四十一

𠂔

武

第四十二

羊

第四十三

第四十四

身

第四十五

尸

式

第四十六

脂

第四十七

第四十八

戈

禾

第四十九

王

第五十

第五十一

非

第五十二

雨

第五十三

金

第五十四

多

第五十五

尤

羽

第五十六

光

黃

第五十七

許

第五十八

良

第五十九

香

第六十

不

第六十一

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
 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
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
今州陳良與軾同輩畫修完而功不堅至
以堯固護可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
 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
 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
 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
 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
此言其害
 水石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
 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
 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
 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
 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万七千貫本州
 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
 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万貫
 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
 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如字名不貴苟傳

唯其常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

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

徒狄將自殺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禮義之中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也原曰君子禮時則大行不遇時則何必沈身也山淵平

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

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

長觀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

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齊齊秦襲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

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曾無異亦可又乎耳出乎口口也言山有耳口也此呼

音註河上公老子道經

東萊先生呂

祖謙

重校正

河上公章句第一

體道第一

道可道

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

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

名可名

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

愛如櫻兒之未言難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鮮昭昭外如愚頑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

有名萬物之

母

有名謂天地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故

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
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神龍元年歲次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日辛丑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出

天竺沙門般剌蜜諦譯

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

如是我聞

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

精舍與

大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皆是無漏大阿羅漢佛子住持善超
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從佛轉輪
妙堪遺囑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應身
無量度脫衆生拔濟未來越諸塵累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
訶拘絺羅富樓那弥多羅尼子須菩

六家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賦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

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脫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號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實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

無征戰

准為日月光

北海陰風動地來
明君祠上望龍堆
觸體皆是長城卒
日暮沙場飛作灰

龍鬬雌雄勢已分
山崩鬼哭恨將軍
黃河直北千餘里
冤氣蒼茫成黑雲

因嫁單于怨在邊
蛾眉萬古葬胡天
漢家此去三千里
青塚常無草木煙

常建詩集卷上

臨安府柵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禹錫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問大鈞賦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卽州三見閨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文齋孤居慮靜滯念欸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

談隋書經籍志

昌彼得

從中國目錄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初唐所修的隋書經籍志，實具有樞紐地位的重要性，對於後代目錄的影響頗大。再從現今存世的目錄書來看，因為六朝的官私書目俱佚，隋志是漢志以後僅存的一部早期目錄，能供後人考辨古籍的真偽與佚闕，甚有參考的價值。所以自宋以來對這部目錄論述的頗多，有評它好的，說它「高於古今」，「所類無不當」，「最爲可信」（俱見鄭樵校讎略編次之訛論）。也有詆它不佳的，說它「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乖誤」。「在十志中爲最下」（四庫總目隋書提要）。對於此書目作深入研究的，早者有乾嘉間的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所傳僅有史部考證十三卷；晚者有光緒中姚振宗的隋志考證五十二卷，最爲博通。除考四部書目外，並有敘錄一篇，於隋志的分類源流、撰人、體製各方面均有疏解，並網羅諸家的評論，而以己意折中之，可謂隋志的功臣。

隋志的修纂是唐初依據所獲得隋朝的藏書，予以整理並加刪訂而編成的。隋自文帝以重賞搜訪圖書，並召募工書法的人抄寫補輯，至煬帝時，據史記載藏書多達卅七萬卷，分別貯放於西京及東都的宮廷與官府。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討平偽鄭王世充，將洛陽所存的隋朝藏書，以船溯黃河欲西運京師，行經陝州附近的底柱地方，不少的船隻觸石沉沒，運抵京師的不過十分之一二，經檢點共存一四、四六六部，八九、六六六卷。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所纂修的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史書完成，然而皆無志書。故於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延壽等同修五代史的志書，於高宗顯慶元年（六五六）進呈，凡十篇三十卷。此十志雖編附隋書，其實當時別行，稱爲五代史志。其中的經籍志即據所獲隋朝的舊書，略去重複，刪去若干「文義淺俗，無益教理」的書，並依梁代舊目附注亡缺而編成。一共著錄了四部之書三、一二七部、三六、七〇八卷（此據隋志後的統計，按姚氏考證重計，實爲三、二一二部），另附道佛經典部目二、三二七部、七、四一四卷。此志的編者，今本隋書題長孫無忌奉敕撰。然按四庫隋書提要云：「宋刻隋書之後，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舊本每卷分題（撰者），十志內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復考舊唐志載母嬰古今書錄序，批評元行冲羣書四部錄說：「所用書序，咸取魏文貞」。書序即指隋志每類及每部後論述該部類學術淵源的小序。亦以經籍志的作者歸之魏徵，與北宋舊本所題合。母氏是玄宗開元時人，距五代史志的修成，不過七十年，所云當不誤。故姚振宗氏的結論謂：「大抵是志初修於李延壽、敬播，有網羅彙聚之功；刪訂於魏鄭公，有披荆斬棘之實」。傳本題長孫無忌者，不過因十志後來由他奉詔監修，完稿後由其表進，故

天聖以後刻本改題他奉詔撰，並非實際的撰稿人。

隋志編纂的體例，在志前的大序中交代得很清楚。序云：「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蓋乃參考漢志及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而編成。在著錄方面大抵是仿漢志，每書載其書名、卷數，再敘作者。凡書名不足以顯現其書內容的，則酌注數語來說明。如雜史類著錄有兩部梁皇帝實錄，隋志於周興嗣所撰，注云：「記武帝事」；於謝昊撰，注云：「記元帝事」，可使讀者知同名之書間的區別。又如環濟帝王要略十二卷，注云：「記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等等。也有略釋作者的，如名家類尹文子二卷，注云：「尹文、周之處士，遊齊稷下」；從橫家類鬼谷子三卷，注云：「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等。這種略釋疑晦之書及作者的方法，即是大序所謂的「約文緒義」。鄭樵校讎略對此點特別推許，其實係沿襲自漢書藝文志。又隋志在所著錄的書下，或云：「梁有若干卷」，或「梁有某某書若干卷，亡」，則是參考梁代的舊目而加注的。其間也偶有標明參考七略與七錄的，如子部道家類著錄文子十二卷，注云：「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雜家類類苑一百二十卷下注：「梁七錄八十二卷」；五行類京房周易集林十二卷下，注：「七錄云，伏萬壽撰」。自清康熙中朱彝尊撰經義考，謂隋志附著七錄之目於下，後世多以所云「梁有」，即指七錄目。今觀隋志，或著「梁有」，或明標七錄，似有區別。姚氏隋志考證從橫家案語云：「由是知本志所注梁有補闕子、湘東鴻烈各十卷，皆不在七錄之內，是必從梁代別家書目采入。然後知本志注梁有云云，不盡是七錄一書，亦有在七錄之外者，非詳加考索不能知也」，較得其實。此種附著方式即大序所謂的「離其疏遠，合其近密」。我國前代往往備有闕書目，隋志著錄有魏闕書目錄一卷，七錄序說王儉七志之後，又條列七略、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開列佚書目，蓋可供隨時搜訪，私人藏有者可以知曉而將其進獻，用意甚佳。隋志的附注亡書及略釋疑晦之書等特點，皆未能為後代修史志者所沿襲，是一件可惜的事。

隋志將圖書區分為四部四十類，後並附錄道佛兩部十五類，故雖號稱四部分類，實際分為六部，不過道佛兩部只載部目及總卷數，未列書目。這種將方外之經列作附錄是仿自荀勗中經新簿及王儉七志的方法。故自表面看，隋志是承襲自晉以來的秘閣四部分類法。但自精神而言，實也兼採了阮孝緒七錄的優點。隋志的四部，經部凡十類，史部十三類，子部十四類，集部三類，乃由七錄的內篇五錄四十六類合併而來，即將七錄的經典錄改為經部，紀傳錄改為史部，子兵、術伎二錄合為子部，文集錄改為集部，至於附錄即七錄的外篇。再從類目來比較，也顯然是沿襲七錄。七錄經典錄九類，隋志經部十類，乃將七錄原置術伎錄的讖緯一類，改名緯書，次於經部小學類之前，以緯書係附經而行，故改次經部；並將孝經改列於論語之前。七錄紀傳錄十二類，隋志將其國史類各依體裁，衍分為正史、古史（即編年體）、雜史三類；將雜傳、鬼神二類併為雜

傳類。其餘僅名稱略有改易，如注曆改起注居，儀典改儀注，法制改刑法，土地改地理，譜狀改譜系，並將偽史改霸史，移至雜史類之後而已，故有十三類。七錄子兵錄十一類，術伎錄十類，共廿一類。其中的讖緯已改入經部，陰陽類七錄只著錄一種一卷，隋無其書，故去其類名。又七錄雜藝類，隋書以其中書畫之書附入小說，以碁藝及象經的書附入兵家，故刪雜藝類，一共去了三類。又以卜筮、雜占、刑（形）法三類併入五行類，醫經、經方合稱醫方類，再減四類，故僅餘十四類。七錄文集錄凡四類，隋志集部將雜文類附入總集，故成為三類。從隋志分類的情形來看，實可以說是四部七錄的綜合體。也就因為隋志四部兼容七錄的特點，使南北朝的目錄四七互競的局面，至唐代復趨於統一。自晉以來的四部分類都用甲乙丙丁為代名，至隋志而明標經史子集為部名，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迄今尚未完全消滅。

在每類圖書編排先後次序方面，隋志也非常地有條理。雖然它沒有像通志藝文略一樣，在類下詳分屬目，但卻是井然有序。宋鄭樵曾說：「隋志每於一書而有數種學者，雖不標別，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為三家，而有先後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可以次求類」（校讎略編次有敘論）。姚氏考證曾據隋志所著錄各書詳為條別，各注明於其類下。如云經部小學類「類中分類凡七」，雜傳類「類中分類凡一十五」，最多者，如五行家「類中分類凡三十三」。每一家學中再依作者的先後編排，這的確是勝過漢志的地方。譬如漢志春秋家即公穀之書先後雜錯，不如隋志有條理。姚氏考證謂「此等處皆據七錄而取則班書，遠有所受者也」。觀隋志的編次，循之七錄則是，取則班書則未必。隋志大序甚推許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可見仿自七錄為多。又如帝王的著作，隋志皆排在該朝作者的最前面，其用意在尊王。漢志則不如此，悉依作者先後為次，如詩賦略「上（武帝）所自造賦二篇」，次於漢人賈誼、枚乘、司馬相如、吾丘壽王、蔡甲等入賦之後。隋志的部次法當是沿襲自七錄的。後來鄭樵的詳分類例，部下有類，類下細分屬目，實是研究隋志所獲的心得而創的。固然，隋志也不乏失次的地方，如春秋類將何休春秋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雜錯於公羊學之間。又開業平陳記二十卷當入雜史，而錯載舊事類等等。或有一書重見於兩類，如通志藝文略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所糾舉的。然而隋志這樣一部著錄四千多種書，四萬九千多卷的大書目，些許錯誤總是難免的，而且創始者難為工，這些小疵不足以掩大醇。

隋志的四部每類書目後各有小序一篇，每部之後有總序一篇。附錄的道佛兩部則僅各有總序，又後序一篇，志首冠大序一篇，共有序文四十八篇。隋志的小序總序是取則於漢志而作的，大序敘述經籍的源流頗詳，可以補漢志之闕。所述漢魏六朝目錄的體例，與阮孝緒七錄序互有詳略，並是研究古代圖書史重要的參考文獻。每類後的小序敘述該門類學術的淵源流變及評論優劣得失甚為簡扼，頗能中其肯綮，是研究學術史的資料。其中的經子兩部，大抵依仿漢志，所論溯源溯流，不出劉班的範圍。及其補敘源流，或有違失，所以遭到四庫提要的批評。其實少許的謬誤，漢志及四庫總目也不能免，因為研究愈後

愈進步，不足以爲病。至於史、集、道、佛四部，是漢志所沒有的，並能辨章學術，窮源竟委，不乏精闢的見解。如言上古「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由內史貳之。而病後世史官曠絕，對於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皆略而不記，足以正地方志不記人物之非是。如序簿錄，言當辨流別，足以糾目錄書但記書名之失。至如序古史則推本於竹書紀年，序起居注則推本於穆天子傳，序舊事則溯源於周官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序職官謂即御史掌在位名數先後之次，序譜系謂出之周官小史定繫世，辨昭穆。皆能探本追源，足以媲美於漢志推諸子出於王官之守。隋志的小序實爲漢志以後所僅見，固遠超宋代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即四庫總目亦難望其項背，並不因其譏評而稍減學術上的價值，只可惜自舊唐書以後的史志未能保存此項體制。

隋志既是一部兼有四部七錄特點的目錄，因之對於後代的目錄影響頗大。它所分的四部四十類，多爲後世所沿襲，只不過略增門類以部次新出圖書而已。它的在類中再詳分學派編次法，孕育出宋代鄭樵詳分類例，以明學術的理論，而爲明代以降的目錄所承用。然而也發生了不良的影響，這種影響，大別可以分爲三點來討論：

第一、目錄寓有褒貶之意，開後來所謂正統派目錄之先聲。編目錄者，所以總括全部的藏書，依學術的分類，來部次條別，使得井然有序，既便於查檢，又可指導讀者從事學術的研究。故對於類例的釐定，應以客觀的態度，作平衡的支配，不可有所軒輊。隋志則不然，編者把它作爲政府的一種教化工具，所以在序中說：「經籍志一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隋志特別強調古聖先哲著作的重要性，它說：

「經籍也者，機神的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遠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定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所以樹風聲，崇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

因爲強調典籍的重要性，而要把它作爲教化的工具，所以隋志著錄的書是經過選擇的，對於「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大序）。對於道佛之書，視作「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難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後序）。因之將道佛經典僅錄經目之數附於四部之末，而盡刪其書名。其餘四部之書，僅著錄其可觀者。蓋挾六朝以來衛道的觀念，作爲是非的標準，使目錄寓有褒貶之意。與漢志所云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所不同。自隋志開此例，後代編目者沿之，如宋末通行的平話，元代盛行的雜劇，明代極盛的演義等，均不見於前代目錄中著錄。這種觀念，至清代修四庫總目分別著錄與存目，更爲顯然。

第二個影響是分類依體不以義。圖書的分類，不外「體」、「義」兩項標準。所謂「義」，也謂之「質」，即書的內容

容。分類崇「質」者，即依書的學術內容來歸類。所謂「體」，即書的著作體裁。分類主體者，即按書的體裁來歸類，而漠視其學術內容。分類崇質，其例始於劉歆的七略，如將太史公書等歷史著作數種，歸入春秋家，以明學術的源流。分類依體，就現存的目錄來看，乃隋志始作俑。譬如將七錄的國史類衍分為三類，紀傳體的史書歸為正史類，編年體的史書歸為古史類，其餘的入雜史類。又如雜傳、鬼神因其內容不同，七錄分為兩類。隋志以其皆屬傳記體，而併為雜傳類。致使仙道高僧與先賢高士忠臣孝子的傳記同在一類，而不別入道佛。又如將釋氏譜、內典博要等佛家之書十餘種，歸附入雜家。致使學者想依據書目來研究學術，實憂憂乎難矣哉。這種情形，雖然很可能阮氏七錄已肇其端，但至隋志始更為顯明。後代的目錄大都沿襲，多因書而設部。到了清代，章學誠將學術之不能專精，後世無專門之學，也無專門之書，即歸咎於這種以書籍淆亂部次的分類法。

第三、隋志經史子集的界限，並不謹嚴，開後代目錄隨意依附的先導。東晉李充的四部，雖然具有經史子集的雛形，但當時尚無其名，而稱為甲乙丙丁。故無得將六藝，小學歸為甲部，史記、皇覽合為乙部，古今諸子、兵家數術之書合為丙部，詩賦、汲冢書列為丁部。隋志既首用經史子集作為部名，應立下嚴格的類例，使名至實歸，作為後代的準繩。然而隋志並未如此，觀其於經部總序僅云：「班固列六藝為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為十種」。於史部總序云：「史官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於子部總序則云：『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活者矣』。未為經史子集定下界說，致使其間名實不能相符。隋志之將小學入經部，鬼神道佛傳記附入史部雜傳，目錄列在史部，詔集入於集部總集，已使人感到不倫不類，但尚可以說，此乃因襲自七略、七錄的。而隋志的子部最為雜亂。所謂子書者，必定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而能成一家之說的著作。此乃自先秦以來共同了解的意義，所以七略、七志、七錄諸目將諸子與術技分別為部，梁文德殿書目在四部之外，別有數術一部，使不相雜廁。然而看隋志的子部，有空談哲理的諸子，有記載實用的技藝（如兵、天文、曆數、醫方），有乏科學根據的術數（五行），有摭拾異聞而別於先秦的小說，皆混列一部，真所謂薰蕕同器，毫無倫類。自隋志開此例，倒替後代編目的人，開了一個方便之門，任意出甲入乙。明代諸目將道學之書出之於子，列在經部；金石之書，宋志及清四庫附目錄而入史部，明陳第世善堂書目及清錢氏絳雲樓目卻歸在集部。尤其是子部，幾乎成了一切古無今有，無部可歸圖書的淵藪。新舊唐志增藝術類，琴棋書畫成為子；遂初堂目增譜錄類，草木鳥獸蟲魚、飲食器用成為子；新唐志增類書類，明淡生堂目增叢書類，無所不包薈萃的書也成為子。名實相乖，莫此為甚。我國的圖書分類，一千多年來不能趨於統一，探討其原因，固然很多，而隋志四部改甲乙丙丁明稱經史子集，而未獨立嚴格的類例，實為主要的影響。

金石書畫題跋叢刊

第一輯十種

影印精裝十二冊

總定價新臺幣 三千一百元

①寐叟題跋

精二冊 五〇〇元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巽齋，浙江嘉興人，光緒進士。精西北輿地之學，初不為詩，主兩湖書院識陳衍，遂同唱和。寐叟又精佛學，研究性宗，與歐陽竟無之相宗，為清未佛學兩大支柱。平生讀書極多，隨意題識，具有真解。平生著作，極少刊行，此題跋兩冊包容極廣，舉凡經學、史學、輿地、藝術、內典，莫不備載。書法古趣盎然，故據其手藥本精印，以饜讀者。

②南邨帖考

精裝二冊 六〇〇元

程文榮號蘭川，嘉善楓涇鎮人，官江寧北捕通判，咸豐癸丑正月粵匪攻江寧，城陷死事。善事工金石文字，與張廷濟為契友，所到之處訪求湮沒，古刻觀瓦，摩挲不釋。曾著嘉興府金石志、江寧金石志補、漢隸續補，亂後此等均渺得見。故於藏書家漸齋先生處得南邨帖考，一代忠烈之士，其幽光不可泯滅，爰為影印，以彰潛德。

③枕經堂金石題跋

精裝一冊 二六〇元

金石之學，權輿於趙宋之歐洪諸家，清代則崑山顧氏、秀水朱氏、嘉興曹氏，各有專著。畢秋帆、阮文達、王蘭泉、錢竹汀、孫淵如、黃小松以經學之餘，從事金石，冥心鉤考，成績斐然。懷寧方小東（朔）生于同光之

際，多識古物，其所題記，視前尤為精密。海外求書不得，研究金石學者，如大旱之望雲霓，茲者物色得此環寶，亟為刊布。

④范氏碑帖紀證

精裝一冊 一〇〇元

碑帖記證一卷，明四明范大澈撰。此書流傳極少，愛好金石碑帖者，多未經眼。楊龍石有手抄本，中有趙晉齋（魏）按語，徐紫珊刻英光堂帖跋多引其說，刊本不見。上虞羅振常錄楊本精校精刻，誠蟬隱廬之善本書也，特商借在臺之藏書家影印公之同好。

⑤生春紅室金石述記

精裝一冊 一〇〇元

閩縣林萬里名癸，別署白水，民初任衆議院議員，旋執筆政于北平，為名記者，攻忤軍閥，受害，轟動一時。白水著有其舅家黃莘田生春紅端硯，遂以名其齋室，亦為輿論報副刊之名，工賞鑑，辨金石，有生紅室室金石述記一卷，記載各式名銀鼎彝篆詳，此書久不經見，故據容氏頌齋校刊本重印。

⑥藤花亭書畫跋

精裝一冊 三八〇元

順德梁廷枏，副貢生官澄海縣訓導。先人好聚書，並收宋元名蹟，廷枏遂一一為之記注，龍官崇盛稱其書，以為古今收藏家作者代與，體例各殊，要皆以精鑒裁辨其真偽為尚，若乃徒矜富蓄，泛作贊跋者抑亦未已。此編三世續貯賞鑒至豪，泊乎舍人復經持擇審核精，考證博瞻，評隲雅潔，則此書之價值可知矣。

⑦夢碧簪不宣

精裝一冊 三〇〇元

會稽顧燮光夢碧心簪不宣六卷，多從金石以古代簡策之義，泛濫閎肆，博聞識，志在實驗，江右關中，莫不獲被裏糧訪碑于荒墟廢刹深菁，斷崖人跡不到之處，歸而陳書寢食都廢

，哀錄成編，自足傳世，繆荃孫讀之兩過謂收藏考據為蘭泉派之不乏其人，羅振玉則稱有功藝林，全書自碑刻、墓誌、造像、法帖、旁及金石書類，包容甚廣，三復不厭。

⑧嶺南畫徵略

精裝一冊 三〇〇元

番禺汪兆鏞以為秦氏桐陰論畫，祇論畫法，未詳畫人。蔣氏墨林今話，張氏寒松閣譚藝錄，體近詩話，不能賅備。遂記唐以迄清末文士方外，一一備載。徵引譜錄、縣志、私家詩文集、筆記，每一畫家之名氏出處，佚事美聞，一一條列。手此一編則嶺南藝史如相晤一室之中，神采如現。學人之著，迥異平常隨筆，此亦海外之孤本也。

⑨蘇齋題跋

精裝一冊 二六〇元

北平翁方綱為清乾嘉金石書法名家，考訂版本，俱稱隻眼。得宋刻施注蘇詩，遂自署蘇齋。考訂蘭亭，一字一畫，莫不比勘，詢為帖學之大成，學者之作，名著不虛。故據西泠印社、山陰吳氏遜齋金石叢書景印，為近人桐清軒寶藏，偶有標識，在臺恐亦罕見之本矣。

⑩粵東金石略

精裝一冊 三〇〇元

翁方綱為清代大書法家，精研金石之學。在出任廣東學政時，費時八年餘，涉歷各地，捫崖剔辭，搜得金石書刻文字五百六十二種。翁氏考訂嚴謹，韓愈撰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廣州志以為宋時陳重書，陳實為唐時循州刺史，是韓碑為唐代文物。此書拓片多于泥澤中浚探石底，探身捫拓，如九曜石之艱難。翁氏得夫人襄助之力尤多，一如趙明誠、李清照伉儷，傳為佳話。書凡十二卷，故依光緒石洲草堂本影印，以供研讀廣東金石學者參考。

學海出版社印行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五七巷十弄二號三樓
電話：七〇七六九六三 郵撥：一四三五四